

不见青丘的碧山镇

文图 · 李国樑

碧山(Bishan)靠近麦里芝蓄水池，多所学校在此地落户。加冷河上游流过碧山公园，吸引了早起的居民，晨运打太极拳踢毽子，为碧山镇增添了灵气与活力。

相较新加坡其他组屋区，碧山是个小镇，只有约两万户组屋与6万多名居民。上世纪70年代，建屋局配合附近轻型工业区的发展，率先在新民路(Sin Ming Road)兴建了这个地区的首五座组屋(第22至26座)。碧山新镇的发展规划落实后，以摆脱火柴盒规范的新颖外观，为本地的组屋区打造了第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碧山的前身

碧山镇内没见到叠叠山峦，难以想象这里曾经环山拥抱，十多座山丘组成了广惠肇碧山亭坟山(俗称碧山亭)。

对比当年的碧山亭地图和现在的碧山组屋区，三分之二个碧山镇座落在原来的十万座墓碑的坟山上。先人让出土地是为了让后人好好地活下去。

红尘大厦千年计，白骨荒山土一

丘。碧山的变迁就是一部本地华社的发展史，谱写着早年华人远渡重洋，互助求存的珍贵价值观。

碧山亭是将近一个半世纪前(1870年)，来自广东的广惠肇(广府、惠州府、肇庆府)人士所购置的义山。当时新加坡的人口集中在市区，相信汤申路上段(Upper Thomson Road)这个“遥远的地方”，可以让先人得到安宁，免受市区发展的干扰。

20世纪初，随着大量中国移民下南洋，人口开始往郊区迁徙。碧山亭坟山的人文经济逐渐成形，发展成为活人与墓地共存的甘榜山亭。

上世纪70年代，途经汤申路上段时，还可见到占地约180多个足球场的累累坟山。绿茵草浪黄土坡下，埋葬着离乡背井的先民。有些落地生根，日久他乡即故乡；有些则叶落萍踪，等不到回家的日子。



红色范围乃昔日坟山，三分之二个碧山镇坐落于坟山上



碧山组屋以新颖的外观设计打造了靓丽的风景线



坟山的路亭格局。此路亭曾经受保留，为历史留下蛛丝马迹 (图片来源: 碧山亭)



表情丰富的意大利狮，守候在古色古香的陵园内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愚公移山的大变化后，时代巨轮碾破了入土为安的观念，先人纷纷被请出土，本地华人从土葬的年代进入火葬的新纪元。碧山偌大的坟场，只活在过来人的记忆中。

当时的新加坡正面对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没多少人在意急速流失的人文生态。碧山亭从坟山社区转型为古色古香的骨灰陵园，广惠肇16家会馆以及不及原来百分之三的土地，延续坟山的精神意义。

碧山组屋初落成的时候，有些住户绘声绘影说活见鬼，进行了宗教仪式后才得到安宁。1987年底，川行于大巴窑与杨厝港之间的地铁线通车，有人深夜经过碧山站，老是感觉到阴风阵阵。民间甚至流传着搭乘末班车时，最好避开首尾两节车厢，免得无端端吓破胆。

碧山亭原居民陈先生指出，Junction 8 购物商场和碧山体育场分别为昔日坟山的第四亭和第七亭。地铁通行的年代，还可看到体育场旁刻意保留的路亭，为碧山的历史留下蛛丝马迹。由于太多住户投诉那个地方“不干

净”，结果唯一可供回味的亭子也被拆除了。

“碧山”的名字承继自“青山”与“绿野”

根据碧山亭的地界碑铭文，碧山亭乃承继青山亭(麦士威路的天一景大厦一带)与绿野亭(河水山)之后所扩建的坟山。由于青山亭与绿野亭“客满”，由“三国领事”胡亚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新地段，梅南瑞等人购置碧山坟地，安葬“聚萍踪于石叻，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然长逝”的异乡人。

在那久远的年代，“死者为大”乃民间的共识。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先贤贡献的义山义冢为往生者保留了人生最后的尊严。

20世纪初，广惠肇留医院成立后，碧山亭跟留医院合作，拨地埋葬在留医院去世的伶仃老人。留医院用番薯车(死人车)载送尸体到碧山亭，由碧山亭负责下葬事宜。

为了方便管理，碧山亭以“亭”为界，划分出12个地段(亭)，每

个“亭”都有个路亭，为前来拜祭的亲属提供歇脚处，其中新五亭以黄亚福命名。黄亚福这位新柔两地的社会闻人，捐献了新五亭作为坟山之用。黄亚福也是养正学校和广惠肇留医院的创建人之一。

黄亚福逝世后，他的家人订制了一对大理石意大利狮来守候墓园，清山后黄氏家族将石狮赠送给转型为骨灰陵园后的碧山亭。这对毛发自然，肌肉发达，将西方艺术所强调的“写实”充分表现出来的意大利狮，出自佛罗伦萨著名的雕刻家劳尔·毕卡西(Raoul Bigazzi)。黄亚福墓地能够展现佛罗伦萨的精湛艺术，可见黄家的财势非同凡响。

新加坡有另外两件劳尔·毕卡西的作品，分别坐落在甘榜峇鲁的圣德兰教堂(Church of St. Teresa)，以及丹绒巴葛火车站。

与坟墓为邻的甘榜山亭社区

汤申路上段，麦里芝蓄水池旁的圣德兰疗养院(St. Theresa's Home)对面，曾经有一条甘榜山亭路，那是深

入坟山村落的唯一公路。道路两旁有原产局、茶亭、巴刹、商店、学校、庙宇、戏台和民居耕地，俨然是个自给自足的社区。附近的果菜批发中心前有棵参天大树，只要跟德士师傅说去“汤申大树脚”，就可抵达目的地(Jalan Pemimpin)。

每个社区都有个约定俗成的聚会场所。对甘榜山亭的居民而言，宽敞的碧山茶亭就像一座霸级咖啡店，除了为路人提供美食外，亦成为大家的情感联络站。天下大事与乡居琐事都在茶亭开讲，不能说的秘密就这样传遍整个甘榜。

至于村民的娱乐消遣，丽的呼声的李大傻“讲古”，陪伴着大家一路走到方言被禁的年代。李大傻曾经下乡讲古，明星风范为甘榜带来节日般的喜气。一些居民喜欢到碧山茶亭旁的南国露天戏院看5毛钱的旧片，下雨天就撑着雨伞看戏。付不起钱的孩子掀开四周吊着的纱丽布，有滋有味地看免费电影。

根据老居民的记忆，碧山亭第一至第三亭的居民多数是广东人，第四至第七亭则潮州人与福建人参半，第八亭之后为福建人。由于坟山是从第

一亭开始发展起来的，可见广东人是碧山亭最早的居民。

李文在碧山亭学校当了29年校长，通过他的口述历史，我们了解到日据时期物资缺乏，碧山亭的机械工匠只好向日本人购买旧金属，用飞机铁做饭锅。新加坡独立后积极发展工业，罗厘将年轻人载送到电子厂和军港(三巴旺造船厂)工作，老人和妇女则在家里养家禽种蔬果。

农民养的猪不多，每户最多十只八只，靠赊账来购买饲料，卖猪后才还钱给供应商。在彼此体谅，有欠有还的协作中，猪仔长大了，母猪生下小猪，农民在坟场旁度过一年又一年。

苹婆是碧山亭的特产，三四月开花，八九月结果，果实的味道像栗子。牛车水恭锡街一带的妈姐(自梳女)都有农历七月初七拜七姐(牛郎织女)的习俗，苹婆结果的季节碰上七姐诞，成为应节的供品。老街坊蔡乙权每年都接到许多订单，直到上世纪80年代，妈姐老的老，回乡的回乡，拜七姐的习俗才骤然中止。

年关到了，杂货店老板感谢街坊们常年光顾，以瓶装荷兰水(汽水)相赠，开开心心过新年。这些玻璃瓶印着

红色狮子商标，俗称红狮汽水，由红狮汽水厂(F&N)生产，大人小孩都喜欢。

平日猪农逐家逐户收“馊水”，吃剩的冷饭残渣跟凤眼莲混合烹煮后，就是猪只享用的美食了。一年又到尽头，养猪人家喜滋滋地提着生鸡活鸭和新鲜鸡蛋送上门，大家寒暄一番之余，骨子里是心照不宣的甘榜情。

日战的记忆

梁少逵和蔡乙权回忆起日战期间，日本战机轰炸牛车水，受影响的居民纷纷徒步前来碧山亭避难，罗厘车则载着住在豆腐街的三水女工到碧山亭寄居。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各籍人士也陆续逃到碧山亭坟场来。显然碧山亭是华人眼中的福地，理想的避难所，大家互相扶持，靠种植木薯蔬菜过日子。日本士兵敬畏鬼神，或许正因如此，居民获得先人眷顾，逃过一劫。

话虽如此，碧山亭还是免不了血的记忆。日战期间，日军兵分三路，沿着裕廊线、武吉知马线和汤申线向市区挺进。碧山亭坟山是汤申线的主战场之一。

战事发生在1942年2月14日凌晨，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前一天。当时英军估



汤申路上段圣德兰疗养院对面的甘榜山亭(图片来源:碧山亭)



有如霸级咖啡店的茶亭是居民的联络站(图片来源:碧山亭)

计日军会沿着汤申路上段南下，重军部署在碧山亭的西北部。没想到日军避重就轻，沿着布莱德路(Braddell Road)袭击，结果防不胜防。驻守在“90山头”(Hill 90)的第二剑桥郡步兵营(2nd Cambridgeshire Regiment)跟日军背水一战，双方伤亡惨重。15日下午3时30分，联军总部发出最后指示，半小时后停火。

英军撤退一个多小时后，联军总司令白思华提着英国旗，走到福特汽车厂(Ford Factory)签下降书，新加坡进入昭南岁月。

“90山头”就是如今的莱佛士书院的所在地。

李文阐述道，碧山亭战事结束后，大胆的村民走上坟山，触目所见的多数是英军的尸体，身边留下书籍和蚊帐，日军则轻装上阵。当时山上留下一大堆印度军的军服，这些印度军赤着身子跑下山，日军以为是平民，并没有向他们开枪。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下令学校复课，军政府不允许学校教中文，只能教“国语”(日文)。当时老师校长早上都必须学日文，同时接受跑步一小时的体能训练，下午回到学校教书。由于军

政府逼害华人，下令缴纳奉纳金等，本地华人产生抗拒与仇日心理，有些干脆不让孩子去上课，因此很多适龄的学生都失学了。

碧山亭的居民也接到检证的通知，必须准备粮食到中心报到。李文觉得不对劲，决定留在家里，管理碧山亭的宪兵睁只眼闭只眼，结果逃过一劫。那些遵从指示，前去报到的居民下场不一：知识分子一去不回，不再出现过；机械匠、木工头手、农民等则安然回家。

住在碧山亭坟场旁的顺福村的老街坊许玉泉(81岁)，每年都出席在美芝路(Beach Road)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举办的常年祭礼。新加坡沦陷75周年纪念日(2017年)现场，许玉泉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大检证时被杀害的。他激动地说，纪念碑使用“死难人民”是不对的，是过于政治化了，应该称为“被杀害人民纪念碑”。

每年都风雨不改，跟许玉泉来到悼念现场的郑有道(76岁)住在碧山亭附近的海南山。他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带走，永远没有回来，由母亲带大他们三个孩子。郑有道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毕业生，避过了检



碧山亭学校的运动健儿 (图片来源: 碧山亭)

证却躲不过汉奸，日军走入海南村，高呼他的父亲的名字，整个村子只带走父亲一人。

碧山亭学校

碧山亭学校跟其他学校一样，属于华社自力更生，惠国惠民的时代产物。1936年9月，“广惠肇碧山亭义学”(后来易名为碧山亭学校)在大庙内开课，为甘榜山亭、顺福村和附近的汤申路居民提供正规教育。战前学生家贫，校服也是由校董报效的，战后才自己买布动手做。有些学生连每个月5毛钱的杂费都付不起，由校董赞助。

学校成立了20年后，终于有了独立的新校舍，分上下午班上课。1957年，碧山亭学校跟当时的民办华校一样纳入政府教育体系，成为政府辅助学校。

儿童节到了，校董还会租车，让学生到博物馆、双林寺、虎豹别墅、巴西班让海边等地游玩。新加坡四面环海，我们对海已经见怪不怪。碧山亭有坟山但没有大海，望海对于生活在坟山旁的学生而言是非常新奇的体验，到海边郊游也使老师们乐翻天，穿得漂漂亮亮去旅行拍照。

随着长眠坟山的先民让地，碧山亭学校亦于栽培了数以千计的学子后，结束了时代的使命。1981年，碧山亭学校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华校消失的年代。



图中央的莱佛士书院原为“90山头”，第二剑桥郡步兵营跟日军在这里背水一战，双方伤亡惨重



图中中央的印度女孩“碧丽”一家大小都回操流利的华语和广东话，跟村民打成一片（图片来源：碧山亭）

文化习俗的磨合

还没创建学校的时候，住在坟山的广东人和福建人偶尔会发生冲突。

广东人办丧事出殡，必须经过福建人的地方，福建人觉得不吉利，不让棺材经过住家门口，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拳头相见，必须由老人家出面调解。

学校开课后，孩子们都来读书，课余以广东话交谈，林立的墓碑变成捉迷藏的儿童乐园。学校有一份报纸，村民互相传阅，不知不觉中开拓了视野。大家接触多了，进一步了解到不同籍贯人士的礼俗，过去不必要的纠纷就这样迎刃而解。

甘榜山亭住了三户印度人家庭，其中两户(Peritam Singh和Karrupian)居住在靠近入口处，另一户(Muthuaya)住在第三亭，负责打理坟场事务。Peritam Singh的女儿中文名“碧丽”来自校长李文，取义在碧山亭学校念书，人长得秀丽。他们一家大小都回操流利的华语和方言，跟村民打成一片。

那时并没有现在政府不断强调的“种族融合”的问题，大家已经自然地磨合了。或许是靠碧山亭的山，喝碧山亭的水，已经在青山绿水碧云天间同化了吧！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参考文献:

1. 岑康生, “碧山亭重新发展的始末”, <http://pecksanthen.com/index.php/cn/history/188-2012-06-28-14-23-00>. Accessed 1 Jul 2016.
2. 岑康生, 陈翠玲, “大纪事”, <http://www.pecksanthen.com/index.php/cn/history>. Accessed 2 July 2016.
3. 陈明鸾, “新加坡教育史——口述历史访谈, 受访者: 李文”,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Accession Number 000109.
4. 韩山元, 《守住最后一片乡土——暮色中的旧碧山》, 《联合晚报》1987年7月17日。
5. 李国樑, 《大眼鸡·越洋人》, 2017年底出版。
6. 区如柏, 《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 谈广客两帮百年关系》, 《联合早报》1987年9月20日, 34页。
7. 区如柏, 《广惠肇碧山亭》, 《广惠肇碧山亭成立128周年纪念特辑》, 14页。
8. 曾玲, 《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 1824-2004》(华裔馆, 2005), ISBN 981-05-3286-5, 7-8页。
9. “Becoming Bishan, a project in celebration of SG50”, A project of Becoming Bishan Team, Raffles Archives and Museum.

BECOMING BISHAN

Bishan is a small and lively town which houses about 20,000 flats and over 60,000 residents.

Before Bishan became the bustling town it is today, many would remember it as “Peck San Theng” cemetery (meaning gorgeous mountains), marking the birth of Bishan’s journey.

Established in 1870 by the Kwong Wai Siew federation, the area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as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e Cantonese and Hakka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poor and kinless folks.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eople settled around the cemetery. Over time, Kampong San Teng grew to become self-sufficient, having its own cinema, market, various shops, temple and school. These amenities were clustered at its entrance near Upper Thomson Road opposite today’s St. Theresa’s Home next to MacRitchie Reservoir. Poultry farms and vegetable lands were located further into the cemetery compound. This eventually led to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Kampong San Teng.

Kampong San Teng had a strong community spirit and a rich multi-racial flavour,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war when many immigrants from various Chinese dialect groups and other ethnic backgrounds were welcomed into the Kampong.

Peck San Theng was one of the last battle sites between the invading Japanese forces and the defending British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British forces anticipated that the Japanese would attack from Upper Thomson and set up heavy defence at the north. The Japanese soldiers, knowing their enemy very well, attacked from Braddell Road instead.

The 2nd Cambridgeshire Regiment deployed at Hill 90 fought fiercely into the afternoon of 15 February 1942, until a cease fire and withdrawal order was received in 3.30pm. Two hours later, the British formally surrendered to Tomoyuki Yamashita, the Commander of the Twenty-Fifth Army. Hill 90 is where Raffles Institution located toda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Peck San Theng was a place of refuge for many Singaporeans. People from Chinatown and other places hid in the cemetery to evade the Japanese. Many of them decided to stay in Kampong San Teng after peace was restored.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graveyards, life in Kampong San Teng was very much revolved around affairs of the cemetery. During the Qing Ming festival, people from other part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ould gather at Peck San Theng to pay respect to their ancestors. Such visits generated a strong “domestic economy” for the villagers.

For the villagers, Peck San Teahouse was the most memorable landmark where neighbours gathered to enjoy their sumptuous breakfast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Although the teahouse was primitive in design and with only long wooden benches, it was regarded as a giant coffee shop in the past era.

Like many other villages scattered in Singapore, Peck San Theng Chinese School was set up to provide education for the village children. The village school was first started within Peck San Theng temple premises in 1936. A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eadily grew over the years, a new school compound was erected to accommodate its growing student population.

Records show that some Indian families lived and studied within the kampong and they were fully conversant in Mandarin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y attended the Peck San Theng School established by the Cantonese clans and learned about each other’s culture.

In the 1970s, Bishan was earmarked to redevelop into a new HDB town. Kampong houses were demolished and graves were exhumed. The school eventually closed in 1981. Today, Peck San Theng still remains in operation, although it had since been converted into a columbarium.

From its roots as one of the largest burial grounds in Singapore, Bishan has been totally transformed into an urbanised residential town. The old landmarks had completely disappeared. Comparing old and new, it is obvious that two-third of the Bishan Town is sitting on the former Peck San Theng cemetery and Kampong San Teng. Instead of the typical slab-like HDB blocks that were built in uniformed rows, apartment blocks in Bishan varied in height and were often dislocated. Flats within the town also featured pitched roofs which have since becom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kyline of Bishan.